

新白描的色彩

從小到大，我都聽到大家說香港是一個華洋雜處、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。每當聽到這樣的說法，我都懷疑，在我的成長中，其實沒有多少與洋人交往的經驗，所謂華洋雜處，其實好像是同一個城市裏的平行時空。

當然，文化是深層的，有中西交流也是必然的事，但我想，這樣的交流在所有的城市都有，只是程度有異。我的重點是，中西文化交融的說法，實在太方便，方便得有時像一個虛構的萬用匙，但又對於某些人，中西文化交融，卻是他畢生的事業，如藝術家潘玉良。

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一個故事，而潘玉良的人生是一個傳奇。她是一名孤兒，十四歲時被舅舅賣了，成了歌妓，後來被蕪湖海關監督潘贊化贖回身份，納為小妾，改名潘玉

良。從此，她人生轉向，考上了美術專科，成為了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第一位女生。畢業後，公費津貼留法，成為里昂中法大學的第一批學生，及後考入巴黎國立美術專門學校，以第一名畢業的成績獲取羅馬獎學金，到意大利深造。

中國藝術家留法，不一定能成就中西文化交融的作品，但潘玉良除外。她有意識的做到這一點，她曾說道：「會中西與一治，從古人中求我，非一從古人而忘我。」這是她的企圖，也是她的成就。

最近，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展出的「春之歌：潘玉良在巴黎」展覽，展出了數十件潘玉良在巴黎創作的肖像、人物、風景畫，還有她尺寸最大的作品《春之歌》。從這些作品，我們能夠看到潘玉良如何從中西藝術

觀念之中轉化。

在線條上，從研習宋元明清繪畫，尤其李公麟對她的影響，潘玉良以線描手法用於油畫之上，以單線為主，惜線如金，被陳獨秀稱之為「新白描」；在色彩上，她從早期深受印象派背景用色，以及野獸派強烈對比色彩的影響，以至後期回到中國文人畫的氛圍，發展出獨有的用色。在此，「會中西與一治」，不是空話，而是潘玉良的每一條線，每一點彩。

甲蟲滾球

米哈

m.facebook.com/mihaandlouis

逢周一、三、四、五、日見報

